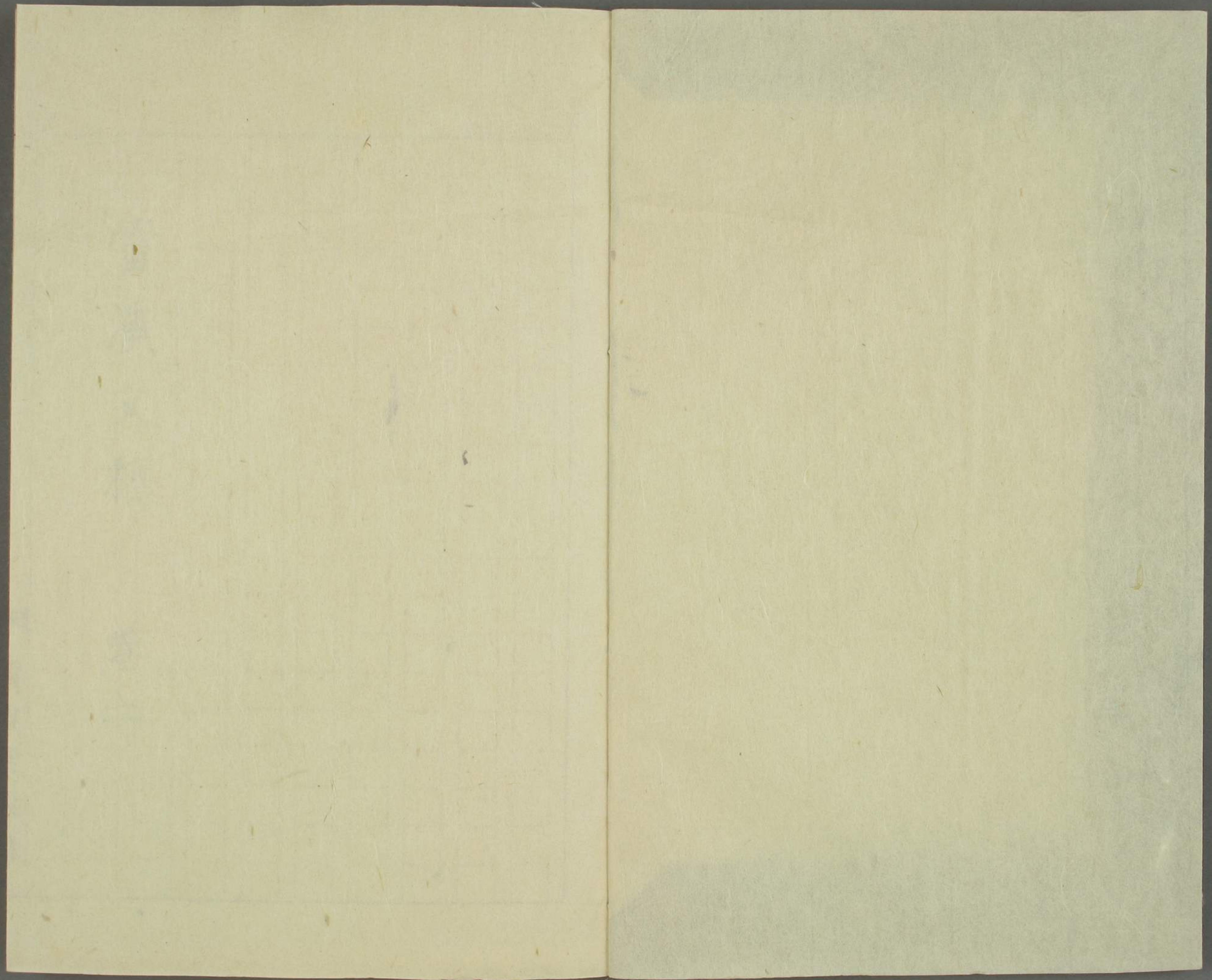




雷溪文稿
卷二

特別
へ 16
3369
5







雷溪文稿

卷二



目次

一、攘白堂說

一、送服部孝恒序

一、送六秀才序

一、平凡會序

一、舊藩忠死名簿序

一、雲外遺稿跋

一、祝淨土宗大阪支校落成辭

一、淑德女校野遊會記引

一、農小兵次傳

一伊藤八兵衛傳

一光明寺鐘銘

一北條相州贊

一豐太閣贊

一伊達黃門贊

一桃太郎圖贊

一雞贊

一清華學校告示

。攘白堂說

今茲甲寅之春。小此木君信六郎。作堂于礪川
 之別墅。扁曰攘白。人問其義。笑而不答焉。
 礪城西式為之說曰。天之橐籥。吸噓不已。以
 鼓芻狗乎宇宙。人則其一。亦莫不以類聚。以
 群分。分者異種。族不相容也。聚者同種。族可相
 親也。蓋所謂性也。然而氣運所鼓。其類不得
 不滋蕃。而有限之地。不足以養之也。於是乎
 其群不得不交侵。而遂大相爭。蓋所謂勢也。
 當此之時。非攘彼。則攘於彼。勝負決焉。存

亡踵焉。蓋所謂命也。然則付諸末如之何乎。曰不可。仲尼曰。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蓋謂物先有致之。而後天命從之也。故存亡雖命矣。所以存亡者。非命也。人安可不避。所以亡而思所以存乎。思所以存。安可不出乎攘彼而不攘於彼之計乎。小此木君之言攘。意其存乎斯歟。噫。葱嶺以東。茫茫萬里。維昔誰之所有也。而今也。來網於黑龍之濱者誰居。耜於越裳之墟者誰居。剪粵之趾者誰居。鑿齊之腋者誰居。世徒尤以為貪暴。

不知大勢之不當不然也。近來畏黃之說。漸煽于歐。拒黃之舉。荐起于米。猜忌亦至矣。幾何其終不入乎大爭之域也。然則今日不言攘白。而將何日之待乎。唯攘白之為言。與攘夷之攘異趣矣。蓋謂農以農攘之。工以工攘之。賈以賈攘之。有技者。以技攘之。為學者。以學攘之。從政者。以政攘之。一旦至不得已。則舉國磨劍。風飈電激。擊而攘之也耳。噫嘻。何世無爭。然同種族之爭。猶夫妻爭於社席。兄弟鬩于牆。故成敗存亡。亦不過楚弓之得失耳。

至異種族之爭則不然、一衰不可復振、一亡長已矣、可弗思焉乎、宇內之種族、蓋嘗多也、而命之所窮、小攘於大、弱攘於強、強之屹然對壘、力能相當者、今也惟有黃與白而已、大勢之運、將舉環球為爭局、以決人類最終之輸贏、其卒被攘者、將復何之、必也為之臣妾、為之臧獲、為輿、為馬牛、為孤犢孤豚、為喪家狗、式微陵夷、至無噍類而已矣、然則當今之時、我種我族、非以攘白為志、其能免焉哉、是小此木君之所以大畏而深傲也歟、君少

壯以來、讀白種之載籍、修白種之方技、且遊于白種之地、與白種共食息、亦殆十年矣、而今也作攘白之堂、蓋其所思、有玄之又玄者也、予也不自揣、喋喋然吹之、固知不免於玄之尚白矣、雖然憂世之士、讀斯文、將或有取焉、三島中洲曰、滔、說來、筆鋒銳利不可當、以此攘白族、白族亦不得不避三舍、然余則異撰焉、凡物我攘彼、彼亦攘我、我愛彼、則彼亦愛我、是感應自然之天理也、故曰、攻異端斯害而已、是仲尼以不攻異端之訓也

故古今東西、無復攻仲尼者、是以余則欲築
愛白堂、蓋亦不攘之攘也、小此木君以為如
何、

竹添井井曰、憂憤鬱勃于中、觸物而發、滔
滔數十言、如利刃刺物、無深不入、蘇家之
筆、賈晁之識、蓋不過此也、但文體嫌與論
策相混、試加妄削、以答下問之美意、多罪
七十三隻竹添光鴻、

松平天行曰、從大處着眼、說來光明俊偉、
有識有力、而言出肺腑、所謂修辭以立誠者

內田遠湖曰、活眼達識、匪弟所思、文亦縱
橫揮霍、意到筆隨、盡其所思而止、慶快、

慶快、

大江敬香曰、文章以氣勝、氣充於中而文有
光彩、彼雕章琢句之徒、一讀應愧死也、

小此水信曰、凡物我攘彼、則彼亦攘我、我

愛彼則彼亦愛我、白族昧於此理、百餘年來

東侵所到、築攘黃堂、不曾說愛黃堂、遂使

吾輩不得不作攘白堂焉、是感應自然者、中

洲先生之言果信矣、皇天俾吾輩生於百餘年

前守、吾應從先生築愛白堂而待彼、今也則
晚矣、可憾夫。甲寅六月十八日、攘白堂主
人信附記。

送服部孝恒序

服部君孝恒、在陸軍士官學校、戊申之歲、通
刺來見、後有暇輒問韜略孫吳、蓋以有同鄉之
好也、因謂元祿正德之間、余家有西市左衛門
諱常治、實為君祖服部貞左衛門君第五子、享
保中致、義弟諱高治、嗣西氏、長子次子相繼
出而承服部氏、伴左衛門諱高恒、伴左衛門諱
直恒是也、直恒之女來配高治之子諱慶治、生
諱紀治、致于天保中、實為余之曾祖也、吁嗟
服部氏之與西氏、累世有親如此、豈獨同鄉之

好哉、昔者、蘇老泉、敘其族譜曰、吾所與相
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
也、悲夫、又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
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
忽忘焉可也、予既喜與君相知、又喜服部氏之
有英才矣、今茲庚戌君畢業將赴任於韓國、來
辭、因敘兩家之舊而為贈焉、亦如老泉之意云、

送六秀才序

吾聞荆楚之山川、靈秀奇特、人亦多異材、曾
願一航海訪之、而未之果也、今茲其總督尚書
張公、遣六秀才東遊、遂來見我、其人辭業通
敏、器識皆甚卓、而言貌和易、不設城府、徑
來如鄰友舊知然、於是乎、吾知荆楚之果多異
材也、又知同種同文者之竟可大親也、然旬日
之間、豈能相與語平生之所抱懷、聽平生之所
未聞而竭之、而以其國有難、尚書促歸、俄告
別、吾甚有憾焉、且吾之願西游、而未之果者、

當今之時、因送諸子、又何得無杞憂乎、其山川不知外之遊、其果待遊也否、雖然、荆楚之地、張尚書在焉、如六子其人者在焉、非必憂俾所謂夫靈秀奇特者、絕泊沒於風塵也、吾其遂弗可遊乎哉、吾之遊、將先謁忠武之廟于鄂城、招包胥之魂于古郢、探諸葛之舊廬于襄陽、想觀於其山川而感乎心者、亦必深矣、吾又將質諸六子、而釋所憾於今日之別者焉、

左全孝 強字立達湖南清泉縣人自曰、氣健意厚、

是從冒黎得來、拜讀之下、欵佩無已、

又曰、岳侯既往、申子不作、卧龍之園、湘水之濱、聞其無人、念宗國之多艱、愧 打 貌躬之不逮、兄弟急難、將伯助予、吾子何以教我、

平凡會序

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古之有為者則取焉、
 况不錚錚佼佼、而平凡者乎、平凡豈所尚於士、
 之道也、然余竊察諸宇宙、夏之熱、冬之寒、
 明之晝、暗之夜、日之昇于東而没于西、月之
 虧於晦而盈於望、山之高、海之深、水之流、
 火之燃、雷電之發、風雨之起、雪之不黝、炭
 之不能、花之紅而柳之綠、翼者、蹄者、鱗者
 介者之能翔能走、能躍能潛、是皆莫非平凡之
 理、平凡之觀也、而聖人之所則、君子之所樂、

重章曰句法
 之變化使人
 目眩心悖巧
 巧手

騷人之所賦者、亦能出于此間乎、且於其用亦
然、松也、柏也、非珍材也、銅也、鐵也、非
珍貨也、然自宮室舟車、以至凡百器用、必不
得不需於此矣、馬牛雞豚、非珍禽也、稻梁菽
麥、非珍味也、麻枲布帛、非珍品也、然自衣
服飲食、以至日常使役、必不得不取於此矣、
然則平凡之理、即天下之正理也、平凡之觀、
即天下之美觀也、平凡之用、即天下之大用也、
嗚呼、物舉然、何獨至於人而弗然哉、蓋圓顛
而方趾、豎鼻而橫目者、是非平凡之體軀乎、

不然、謂之不具者矣、生而長、長而老、老而死
者、是非平凡之壽乎、不然、則謂之夭殤者矣、
渴乃飲、飢則食、寒而裘、暑而葛者、是非平
凡之生乎、不然、則謂之病者矣、好善憎惡、
愛美惡醜、畏於禍害、悅於福利者、是非平凡
之性情乎、不然、則謂之喪心者矣、君仁而臣忠
父慈而子孝、夫婦相和、朋友相信者、是非平
凡之倫理乎、不然、則謂之夷狄禽獸矣、奚翅如
此而已、農而耕曰、工而作器、賈而通財、士
而知恥、平凡之士農賈也、士農工賈而非平凡

惡取乎為其士農工賈也、然則、非平凡之人、
不足為人也、非平凡之道、不足為道也、平凡
哉、平凡哉、平凡豈非尚於士之道也哉、或曰、
然則古之恥乎平凡者非與、曰、姑舍是、夫近
世之為俗、唯奇之好、唯美之競、唯才之重、
唯知之尚、而其所謂奇者、恠也、美者效也、
才者倖也、知者黠也、甚則呼御愿為君子、呼
賤丈夫為豪傑之士、名實之不相稱、誠有若是
者焉、士之處於當世、安適而誰與歸耶、噫、是
吾黨之所以不得、不以平凡自居、而余之所以不

能無此說也夫、是為序、明三十有一年紀元節
磐城西式撰、

山井重章曰、使平凡會氣焰萬丈、理到筆到
可謂有益之文、敬服、敬服、

西雷溪藏書

舊藩忠死名簿序

昔者我相馬氏之為侯、封域三郡、秩六萬石、
 銜亦曰朝散大夫爾、蓋列藩之小而微者也、雖
 然、如其行方郡、文治已酉源大將軍之所加封
 於藩祖、元亨癸亥、天叟公之所移住自總州、
 既而天下大擾、兵革之不休、二百六十載、霸王
 易姓已五、群雄之沍生、漸滅者、亦幾百、而我
 所資、一成一旅、介立于封、承長蛇之間、克免
 於吞噬、不獨取標葉、併宇多、其鞭時斷、逢隈之
 流、其旂或拂、岩城之壁、社稷竟不遷、尺疆場

西雷溪藏書

終不損寸、以直抵明、治辛未、從加封而筭之、
 實三十世、六百八十有四年矣、從移住而筭之、
 猶二十四世、五百四十有九年矣、蓋與封建之制
 相成終始、不知海內二百六十四藩、其能如是
 者幾何、慶長中本多雲州、嘗在吾二照公之坐
 歎稱以為希有世家、當時列侯間、既有此語、
 惡俟吾輩於三百載、然後言之哉、然則所以致
 之者何也、雲州論之曰、相馬氏舉封無士無民
 忠勇無比能禦其侮、致為希有世家者、職斯之
 由爾、然則忠勇之所以為無比者何也、雲州解

西州書院藏書

之曰、鈞是忠勇也、若相馬氏封植舊矣、故得
 之乎、上下相親、休戚相共、之至情、至新造諸家、
 則售美祿、懸重賞、而纔能致之、且唯士為然、
 若民則不與焉、所以不及也、雲州勇武聞天下、
 節烈照汗青者、豈有所阿而云爾邪、夫我座留
 川之敗、重地之厄也、敵一搭已拘公胄、而公免焉、
 蓋為授命之臣七父子、冥護山之戰、倉卒之會也、
 先進者、君臣八騎、後到者、二百餘騎、乃奮擊
 殺敵十有四百八十、妙見祠前之盟、公將與願
 同死者、邀大冠而決戰也、竭蹶來與者數千人、

西州書院藏書

農商亦在中、裹糧執兵而慨然、若夫駒寧之將
 陷、有黑幟、大刀臨廡而叱咤者、創痍為起、廡
 養亦健鬪、金山寨兵之逐敵、我一騎重賜而鬪、
 敵殪矣、乃自收賜、梳覆割、復驅而進、侵亘理
 也、有矮夫之後到者、飢甚矣、嚼沙掬潮而咽之
 然後躍而入敵、獲二甲首而出、門于新地而旋
 也、敵大譟、下浦氏之子、回轡立馬于門外、
 敵不出焉、殿而退、蓋黑幟者寨將之媪、垂賜
 者、老法師唱沙者、公之舊圍人、下浦氏之子十
 三歲耳、若夫以一家言之乎、木幡氏陣亡相承

西州雷澤藏書

者三世、至金澤氏、則十世相承、古今所無云
 通上下、舉封內、悍猛壯烈、概此類、亦足以破
 鬼膽、驚風雷矣、雷州所謂忠勇無比者、予嘗以
 為非溢美也、唯其如是矣、故能勝而不驕、敗
 而益奮、健乎衰世、壽乎治平、春秋七百、君與
 民、歌於斯、器於斯、謹奉還錄、舍氏之藩籍於
 明治之聖朝而已、不知海內二百六十四藩、其
 能如是者、幾何、雖然此不必言已、請姑看今日
 之宇內、亦方為曠古之大戰國矣、而有一邦焉、
 其域萬里、有一邦焉、其象四億、而外侮不禦、

西州雷澤藏書

內証不息、主則幽囚焉、民則流離焉、而曰吾
 求自由也、欲共知也、共知邪、自由邪、其何
 有焉、大邪、衆邪、亦其安在哉、蓋彼輩之於
 君臣大義也、蔑如、故其於忠勇也、亦闕如、遂以
 至乎此耳、嗚呼、非忠勇不可以為國也、非忠勇
 不足以保國也、忠勇之所致、其國雖小、必疆、
 雖微、必久、相馬氏之事、逝矣、唯斯訓乎、可垂
 百世而護神州也、舊藩士相馬胤真、鈴木君
 直清、嘗有所感、就藩之舊志、鈔錄天正以前
 戰歿者之姓名及其月日死處、名曰忠死名簿、

西
雷
澤
藏
書

蓋窮搜踰歲而所得、僅二百四十餘人、春秋之
 久遠、文獻之不足、洵不得已也、頃淨寫功畢、
 將藏之先公之廟、與鄉人歲時致祭也、來而請
 予言、乃於卷首略敘忠勇之跡、論其美而誌鄉
 之人士如此、而戰歿者可祭之說、自存乎其中、
 矣、大正六年孟冬、相馬胤重二十二世孫西式
 撰于東京小石川僑居、

松平天行曰、敘事奇崛、而有生氣、一種不
 可磨滅之文也、又曰、言今日之序內一段、
 作者深意在焉、然自文體而言之、似失旁及

西
雷
澤
藏
書

牧野藻洲曰、文氣矯、意到筆隨、叙事躍、其人欲出、中間俯仰古今內外、慨乎言之、是作者尤用心處、

雲外遺稿跋

弋少有詩酒癖、及遊京師、聞有雲外先生者、在烏聲坊、善飲善賦、蓋詩酒之豪也、得其詩讀之、果有奇氣、往謁、遂俱遊香山、弋猶識之、其第三日、風雨大起、千山滅沒、萬壑怒號、泉驚雲亂、崖眩樹偃、先生曰、是安知非榛湖老龍、使吾輩玩山水變態邪、引壺倚欄、呼弋對酌、香山接地、數千尺、所寓在其巔之、三層樓上、屋宇震撼、如孤舟渡怒濤、樓中人莫不失色、弋亦危懼、而先生夷然、且飲且吟、

每狂雲飛舞、龍騰而到、連呼奇而不止、夫先
 生為人也如此、宜其豪於詩酒、蓋豪於詩酒、
 非先豪於其氣、惡乎能之、豪於其氣、而後靈
 靈之威、飛廉之狂、蛟龍之怪、皆為我詩酒中
 添奇氣之物、視夫終生啜糟粕、故餘瀝、蛙鳴
 于盆池、奉石間以自悅者、大有間矣、讀此稿者、
 將有知焉、雖然、此唯以其詩酒云爾、先生學
 問淹博、綜該漢英、著書百餘種、皆有用之作、
 其文雄雋雅健、亦具存乎此、豈特詩酒之豪乎
 哉、明治三十五年八月、磐城西式、

祝淨土宗大阪支校落成辭代
 夫惟、能仁滅後、三千闍歲、正像其邈、行證
 已替、末法世運、人失正慧、下機劣根、耳聰
 目昏、聖道之門、雖壯且麗、誰證大果、能觀
 真諦、唯我淨土、時機合契、一念厭欣、往生
 無滯、彌陀本願、攝取弘誓、提鈿挈愚、莫不
 拔濟、迺知斯教、末法良劑、雲行雨施、將滋
 行世、是此法門、吉水流商、踊躍歡喜、孰弗
 奮勵、浪華支校、粵創經營、校長諸師、勇猛
 竭誠、鳩匠運材、九旬落成、子舍緩擁、講堂

高敬、盤盤困困、直齋而嶄嶄、法器具備、契範
 充盈、良師剖璞、秀士發矚、於戲、薄伽聖教
 無邊高閣、大乘奧旨、玄妙醇精、宜矣方今、
 遠傳八瀛、法輪所轉、外道震驚、茫茫閻浮、
 鑽仰佛名、時守時守、吾宗俊英、庶幾鬱然、
 超乎斯覺、

淑德女校野遊會記引

余年十一二、與弟妹、寫真於鄉之某鋪、年已
 壯、每觀之、恍然未嘗無今昔之感焉、今校中
 諸孃、有野遊會記、記事周悉、嬉戲娛遊之狀
 宛然若見也、嗚呼是亦諸孃少小之寫真矣、安
 知不其讀之於異日、而有感于今日耶、蓋諸孃
 雖妙齡、去笄字又何、顧一旦遇桃夭佳期、豈
 復降昇此校堂、喃喃誦書、切切學箏之少孃子
 哉、後又十數年、及俾兒有室焉、俾女有家焉
 也、豈復傳粉點奩之新夫人哉、方是時、春窻

之永晝、秋閨之雨夜、試讀斯記、以回想斯遊、昔日之蝶鬢花簪、飄長袖、蹴輕裾、娉娉于日暮之里、而翱翔于道灌之丘者、果是誰邪、將有以感乎茲年難再遇、茲歡難重得焉、且夫討茲歡之所自、而思少小慶幸、果是誰之賜、則其所感之更深轉切、其亦何如也、然來茲猶遠矣、姑書以為引、明治三十年十一月念日西式

伊藤八兵衛傳

伊藤八兵衛、武州河越人、本姓内田氏、家世業農、住于小谷村、父曰善藏、為保長、八兵衛、其長子、以文化乙亥八月五日生、幼字新之丞、新之丞個儻不羈、負才氣、不屑世業、常曰、花推櫻樹、人貴武士、大丈夫當為之已矣、安兼耒耜、老于隴畝而止邪、村中皆笑新之丞不顧也、年甫十四、一文政十至江戶、主疏族伊勢氏家、云小石川伊勢氏頗富、以所謂調達金為業、出入于諸藩邸、新之丞欲緣以有所為焉、而未

果、慨然曰、歲不我與、徒齎志無為已、乃告
 主翁昌兵衛以欲為武士之意、昌兵衛奇之、託
 西城留守酒井作洲、為中小姓、二年居二年、
 不得志而去、昌兵衛苦請長崎奉行久世勢州、
 又以新之丞為中小姓、居一年、從而東歸、復
 不得志而去、蓋昌平日久、士庶分定、開闢之
 外、無復出身之路、而新之丞、一意冒進、欲
 遠取之、所以連不得志也、時新之丞已改名幾
 三郎、幾三郎喟然歎曰、吾語矣、吾語矣、當
 今之時、吾輩欲致身於士林者、須藉無翼而飛、

無足而走者之力耳、於是始有意於貨殖、會有
 人、說本所中島氏島右衛門豪富可依、造則負欠山
 積、責者接踵、幾三郎大失望去、當是時京橋
 傳馬町、有伊勢屋焉、實伊東氏、其系出於伊
 東祐親、後改伊藤、家累豐裕、為諸侯用達、
貸金諸侯之謂、產中落其主八兵衛為人不忍、比隣
 呼曰佛八兵衛、借者皆不為償、家道益替、名
 存業廢、鬻陶器、纔為活、八兵衛老而無男子
 或勸幾三郎為其贅壻、幾三郎謂是名族之後、
 素封之餘、吾志得伸邪、遂從其言、時天保十

二年某月也。於是幾三郎冒伊藤氏、及義父致
 又襲其名、稱八兵衛。八兵衛檢遺篋、得債券
 數十、喜曰、是奇貨也、持而就諸藩邸促之、
 邸宰多貪墨倨傲、奴視債主、慢罵不應、八兵
 衛憤然欲爭、退而思之、笑曰、吾誤矣、乃盡
 出所藏黃金、鑄造茶鏝、重各十數斤、遍遺邸
 宰、而曰、阿賄物之事、完濟不必請也、今得
 被擲、還其半、幸亦甚、邸宰皆悅、各如其言、
 旬日而獲五萬金、伊藤氏之業復興焉、安政二
 年冬十月、二日江戶地大震、屋比壞倒、火災

併發、伊藤氏亦不免焉、家產十餘萬、蕩燼一
 空、僅餘僕市藏所拯、契券一篋而已、八兵衛
 曰、有此物焉、事猶可為也、便抵之而借貲、
 移居于芝濱松街、購增上寺將軍廟掃除頭之職
 中躋某得二十口俸、時水戶藩以海防準備金為
 名、置金銀貸付所于寺內惠眼院、八兵衛請為
 管財、實財主也、蓋當時權子母、圖利者、先
 納貲於京師王公若幕府親藩假其名、似放資、
 所謂名目金者是也、有連貸輒懇之町奉行所、
 奉行所為徵索、勢威所加、事莫不立辦矣、八

兵衛為之五六年、收利益巨、伊藤氏之業復大
 興焉、八兵衛獻金於水府、以助藩用亦數、順
 公篤敬褒之、擢為家臣、陞用人格、列大納戶
 奉行、尋為勘定奉行、貨付所頭取、兼備穀取扱
 方、秩祿二百五十石、於是往年新之丞、章服
 袴褶、佩雙刀、樹長槍、騎肥駿、從健奴、儼
 然稱水藩士、伊藤八兵衛之視、實文久士成冬十
 月也、既而八兵衛大營邸宅于深川油堀上、
 田在佐賀所今堀正偏邸是也、移水藩貨付所、更募仲買二百口、
 起米穀相場會所、又創水油會所、有無貿通轉

發財、伊藤氏自是益旺興、紀州薩州以下侯
 伯、又有所專託於八兵衛、歲酬口俸者、十餘
 藩、紀州、島津、津野、宗、稻葉、井上、而八兵衛獨謂、此
 尋常貨殖、未足以為奇也、會幕府與外國通好、
 大開貿易、金位俄昂、八兵衛先知幕議將陞黃
 金一兩加十之八、傾庫中銀、派人四方、買收
 小判金、一舉遂贏三十萬兩矣、明治之初、朝
 廷發楮幣以補軍資、民間壅塞不行、每兩折半
 八兵衛又知朝議將嚴法必行之、派人四方買收
 楮幣、一舉遂贏四十萬圓矣、當是之時、伊藤

代。般。富。鳴。于。都。下。第。城。藏。樹。子。八。平。亦。皆
 別。成。產。累。巨。萬。油。掘。之。邨。廣。廈。隕。室。渠。
 連。甕。池。園。奇。石。皆。十。牛。所。致。車。馬。填。門。賓
 客。滿。堂。家。隸。盈。屋。廝。養。載。庭。粉。白。黛。綠。爭
 妍。後。房。者。猶。且。數。十。人。名。雖。一。藩。士。其。富。實
 比。王。公。矣。配。伊。藤。氏。名。今。貞。淑。不。妬。能。治。內。
 妾。有。名。嘉。代。者。敏。慧。有。才。內。助。出。納。外。任。討
 債。其。出。梳。粧。宮。樣。駕。肩。輿。士。大。夫。以。下。之。門
 弗。敢。下。閨。人。誰。何。便。應。曰。水。府。用。人。伊。藤。某
 代。理。者。直。驅。而。入。伊。藤。氏。之。盛。蓋。至。是。極。矣

時。王。興。霸。倒。百。度。革。面。世。態。大。變。八。兵。衛。乃
 謂。從。來。所。為。不。過。閨。巷。小。鬪。自。今。以。後。當。用。堂
 堂。之。陣。決。天。下。雌。雄。耳。明。治。四。年。與。米。之。富
 豪。在。橫。濱。者。合。資。將。大。有。所。為。焉。富。豪。名。宅。爾
 斯。堡。人。呼。曰。亞。米。壹。八。兵。衛。俱。先。買。洋。銀。及。舊
 貨。幣。一。敗。虧。五。萬。圓。更。糴。米。復。虧。五。萬。圓。
 虧。折。荐。至。無。復。一。勝。矣。六。年。三。月。政。府。理。內
 國。債。發。新。舊。公。債。券。其。係。明。治。以。前。者。為。舊
 公。債。限。五。十。年。遞。年。還。給。而。不。附。息。且。係
 天。保。以。前。者。一。切。不。得。為。公。債。於。是。八。兵。衛。所

48
有契券、大半為故紙。八兵衛愈困、是歲遂售
邸宅財物、移居淺草花川戶、伊藤氏之業始衰
焉、明年八兵衛以商機有可乘、勸空爾斯堡、
空爾斯堡、依違不應、又求明示決算、復不應
焉、適有英國狀師天琴士者、為八兵衛檢簿曰、
米商狡黠、計筭有姦、八兵衛以為然、八年一
月、囑天琴士、訴之米總領事館、總領事當謝
專探被告之言、以八兵衛為曲、令其償三萬一
千弗及訴訟費數千弗、八兵衛不服、將又控加
里堡尼亞高等裁判所、時家道式微、資用匱乏、

49
而年已六十一矣、家人交諫、切齒而止焉、未
幾、天琴士訴八兵衛于東京裁判所曰、伊藤八
兵衛、抵飾誣實、欺余以起訟、遂致取敗貽羞、
余見毀傷實多矣、願得使其賠償壹萬一千九百
六十九弗、天琴士不克、更訴上等裁判所、復
不克、然八兵衛所費亦不貲、伊藤氏益衰焉、
當此時、八平賒賣米穀、大折閱、尋病歿、城
藏失產落托、八兵衛患軟脚、病甚、城藏往視
之、八兵衛潛然曰、百萬富人、一朝變為乞丐
城藏問所餘幾何、曰、總免有二萬金耳、明治十

一年九月十日歿、年六十四、安于溜池澄泉寺
 先塋之次、八兵衛為人不獨負才氣、又實有義
 氣、元治甲子、水府老臣武田正臣、勤王舉兵
 不克而死、子金治郎繼其志、先欲除藩之佐幕
 黨、慶應丁卯、殺鈴木石見等于小石川藩邸、
 托事招八兵衛而抑留強要、八兵衛不屈抗論四
 晝夜、金治郎告以實、八兵衛笑曰、是勤王之
 事、何見告之晚也、即歸輸三萬兩矣、既而王
 政復古、國用多端、會東北有亂、軍資殆不給、
 官諭都下富商借之、皆遲疑不應命、其多者不

過二萬、命徵之八兵衛、八兵衛即納十萬兩、
 官嘉其志、且知才氣可用也、歲之六月、擢為
 民政裁判所御用達、七月兼鎮臺府御用聞、尋
 為御貸付所御用掛、以挽回都下商務之衰替委
 之、九月車駕東幸、官又徵賢、八兵衛即獻五
 萬兩、官賞賜以米五百石、迨其致仕三年官賜
 書曰、伊藤八兵衛、當維新創業之時、拔群盡
 力於財務、功勞可嘉矣、終身賜俸十口、初八
 兵衛獻金於水府、供藩用、前後一萬五千兩、
 至明治二年臥藩主德川昭武、奉命開拓北海天

塩、謀之於八兵衛、八兵衛使家隸二人隨行、
 任重而事艱、費亦不貲、獻金券一萬二千二百
 圓、別自為擔保、借資於外商五萬六千圓、以
 助其役、房州花房藩知事西尾忠篤、嘗使藩老
 永富謙、就咨八兵衛曰、我藩濱海、民多漁戶、
 近年少漁獲、飢餓者相續、藩君新蒞封、夙夜
 憂勞、而無救濟之策、若有良計、幸得見教焉、
 辭氣頗恟、八兵衛不忍辭、乃為借資於外商二
 萬四千弗、開枯魚肆于深川、以通其售路、八
 兵衛盡力公事者、率此類、其私周急郵匱亦實

數萬金矣、八兵衛雖天資剛銳、經歷風波之久、
 能自消磨其圭角、溫藉愉怡、能罄人歡、故人
 皆親之、而莫或敢侮、當時豪商有絲屋平八者、
 自稱曰天下絲平、倨傲偃蹇、好陵壓儕輩、唯
 見八兵衛、輒帖耳云、八兵衛有三子、長八平、
 次與三郎、先歿、季子登喜造承後、長女龜次
 女美津、又皆歿、三女久美適外山彌太郎、四
 女樂、適今澤會藏、五女兼適澁澤際一、八兵
 衛嘗曰、世教貴守分、唯吾子孫勿守分而可、
 此雖出於訓子孫、八兵衛一生行事、意歸于此

一言矣、

雷溪氏曰、使八兵衛少壯守其分守、畢生安能
免為小谷一村漢、使八兵衛晚年守其分守、何
復喪為江戸大素封、其所謂勿守分者、果其是
邪非邪、雖然八兵衛崛起于隴畝、赤手取百萬
之富、不為守錢之虜、所利濟若彼、其博矣、
孰謂之非豪傑之士哉、且夫八兵衛之志、本以
武士為魚兔、如富則其筌蹄而已、鬼魚既獲矣、
筌蹄之得喪、不足道也、

今

光明寺鐘銘

般城國標葉郡新野村、淨土真宗本願寺派之一
蘭若、山號廣照、寺名光明、自創建百有六年
于茲、香火日薰、檀徒月繁、乃癸丑之歲、新
鑄一鐘、設樓而懸焉、未幾破裂、今茲季秋、
更謀鑄造、踰月而成、蓋由檀徒諸子大願力所
致也、夫惟、洪鐘之為器、其德博矣、其用大
矣、釋家之庭、梵宮之內、為不可姑無者、善
哉、諸子有察乎此、不倦不怠、八歲間再鑄之
卒能完斯偉功焉、鐘已成、懸之于舊樓、質之

今

良、圍之大、復勝於故鐘、其聲殷鳴以震吼、
 真黃鐘調也、冀令斯鐘永與當山之泮域、施檀
 之雲仍、相偕終始、以鳴王法佛法之隆盛于盡
 未來際、乃銘曰、
 華鯨再設、肆壯靈場、架而撞之、厥音喤喤、
 徧徹三界、廣聞十方、乃講乃齋、聚徒于堂、
 維晨維夕、警衆於鄉、頓證菩提、永滅業障、
 邦以寧謐、民以靖康、帝祚法運、曠劫以昌、
 一切聽者、煩惱消亡、功德利益、如是無量、

北條相州贊

不怵不惑、不動不轉、視彼忽必、以為豚犬、

豐太閤贊

非銜功名、非貧富貴、遠矣深矣、斯公之思、

伊達黃門贊

蝸牛角上、奚復事爭、獨眼如電、遠睨八荒、

桃太郎圖贊

大正八年六月廿五日 為原田學士

家有之子、	維祖之光、	國有伊人、	維民之慶、
驩奉雙親、	勳酬百王、	寵祿來假、	福祉無疆、
民患乃除、	扶武維揚、	寶貨百輛、	邪許還鄉、
魑魅震駭、	孰當鋒銳、	面縛泥首、	虎化為羊、
載渡溟渤、	載擣金湯、	旌旆拂霓、	擊鼓其鐘、
葵也喜隨、	雉也迎翔、	猿亦參幄、	是我子房、
邁伏鬼域、	黍圍其糧、	翁媪所錫、	寔美且香、
碧山之阿、	仙桃發祥、	仁而勇智、	萬夫之望、

雞贊

某養雞所扁額

田家餘業、養雞允臧、費輕不苦、事簡不忙、

守之旌堊、啄之糟糠、放之豢之、數弓之荒、

而雞酬林、日以蛋黃、珠玉累累、百千盈筐、

鬻而蓄積、郊無寒御、買而膳羞、人無瘠疴、

雞維五德、古既稱揚、况、寔是禽王、

曄矣煜矣、丹冠玄裳、誰舍此聖、謾頌鸞鳳、

清華學校告示

代

向者諸君有不平於某教習、請塾監罷之、曰若
 不見聽、則不復上其課堂、塾監及王張諸先生、
 諄々慰諭、令退而待旬日之後、蓋非謂必弗聽
 其謂也、而諸君悍然不服、欲旦夕必得所甚欲
 而已焉、是豈學者之所宜為乎哉、夫人之賢否、
 事之是非、姑舍是、教習則教習矣、固與傭奴
 不同、待之不可無禮也、况諸君之於某教習、
 受業亦久矣、而一朝之不平、倒戈入室、朝旦
 夕而逐之、噫嘻亦太甚矣、昔者、韓昌黎、約

鯉魚徙南海、曰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
 至七日、古之人待冥頑不靈可惡之物、猶且如
 此、今諸君之待教習、却不如待鯉魚耶、且諸
 君之若不得所請、則不復上課堂云者、是非要
 本校乎、弗聽於塾監及王張諸先生之言者、是
 非傲其長乎、欲必遂其舉者、是非嚇他教習乎、
 長成于華夏禮樂之邦、而有志中日新文明之學
 者、果其如是乎、諸君或曰、是行自主自由之
 權耳、不知自主自由之權也者、非自恣自放之
 謂也、子樂氏之所謂天爵是也耳、所以保天爵

者、亦豈出於仁義禮讓之外哉、諸君又或曰、
 事特係某教習耳、非與他相干也、然先雨雪者
 維霽、至堅冰者維霜、幾之所先動、勢之所驅
 致、蓋將有大不可者焉、此東語諸教習之所以
 不悅復上課堂、非某氏而然也、且夫學校之於
 學生、與逆旅之待客、自有分焉、安得奴顏婢
 膝、唯命之聽耶、諸君而不滿於意、則宜速去、
 本校不敢撻執其袂也、總之、士君子之所為、
 不由其道則不可、諸君其思諸、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念六

清華學校

西
雷
漢
藏
書

西
雷
漢
藏
書

